

不久前的几天,我是在兴奋与昏沉交替的情绪中度过的,我的妹妹木兰终于有机会来纽约与我这个老迈的哥哥作最后告别。当初在我来美求学时,她来轮船码头送我(那时尚无喷气式客机,通常客机从上海飞至旧金山需时4天,中途在关岛与夏威夷停留加油),她那年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中美复交后,从1979年开始,我曾回国探亲或应大学与文艺界之邀请讲学共十余次。最后一次回国是2002年,我与妹妹在天津家中共同庆祝生辰150周年(我的80加上她的70)。此后,我患了带状疱疹,疼痛至今未愈,因此一直没有回国。此次,我的小妹靠了她儿子的孝顺慷慨,出国旅游,一定要途经纽约来与我见最后一面。与她同来的有她的夫君伍文照,儿子光宁,女儿咪咪,以及她的儿媳许娟与小孙女芷正。

我的女儿碧雅与两个孙女儿萝拉·玛丽、洁德·玛莉安恰过好总统日的假期,也有机会参与我们在中城一家川菜馆的大团聚。我在

读资中筠先生自选集中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得知资先生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中发现一些珍贵档案,其中就有雷海宗、袁同礼的史事。

雷海宗为清华大学教授,一代史学宗师,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1949年以后,雷先生因“思想反动”,被调出北京到天津南开大学。袁同礼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资先生还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时,有几份档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档案记载,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著名汉



几年前的一个中午,我们夫妇携女儿旦旦,到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新雅粤菜馆就餐。刚点完菜,只见一位高个的中年人搀扶着一位老人进来,在我们邻座坐下。老人慈容圆满,额头宽大,虽银发稀疏,却精神矍铄,戴着一副大镜片眼镜,一派儒士风范。一见老人进来,年长的大堂女经理便主动前来招呼,看来与两位客人相熟。老人不用菜谱不假思索地点上了几个菜。女经理笑盈盈地下了单。

我知道来新雅的广东老食客不少,便好奇地注意起老人要了什么菜。不上鸡鸭鱼肉,上的是一盘虾仁炒面,一盘生煎包,好像还上了一两盘什么菜,我记不得了。新奇的是,女经理还同时送上两盒已打好包的叉烧包,看来是老顾客老规矩。当老先生刚动筷,看到邻座我的女儿时,目光顿时亮了起来,笑着问:“小朋友,几岁了?读几年级啊?”女儿叫过“爷爷好”,我也站了起来以茶代酒敬了老先生,我们便边吃边聊了起来。当我告诉他,我母亲是广东顺德人,生前很喜欢到新雅和太三元吃饭,老人突然改用一口纯正的广州话讲,我也是广东人,喜欢吃啊!经常吃得身无分文,我老母叫我“脱底棺材”。

接着,他如数家珍地说起老上海好几家有名的粤菜馆,惋惜真正的老字号都在消失,现在只好跑到仅剩的新雅来解解馋了。我说我老母活了九十四岁,来上海六十年,就是喜欢家乡菜。老人说广东人喜欢吃,好,长命,他父母都活过八九十岁,他也八十多了。老人的爽朗幽默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人又望着我女儿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看不看课外书啊?”我夫人脱口而出,说刚买了任溶溶翻译

的《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夏洛的网》……正在看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摇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哇!老人就是任溶溶,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妹妹来访所引起的感伤

(美) 董鼎山

餐桌高高居上,好似一家之主,遗憾的是,在重庆患病的四弟名山与在海南岛养病的大侄森林,以及现居旧金山正照顾老母的侄儿亦波(乐山之子)不能参与。名山的儿女一在加拿大,一在加州,我当然牵挂他们,其他在上海尚有许多侄儿女与侄孙们,我都不能一一在此介绍了。

木兰初次来信告我行程时,对我说,为了要考虑我与妻的健康,约法三章:1.停留我家只一二小时;2.不准我们供应茶水;3.我们如感疲劳,就可命他们出去。这样荒唐的约法三章,令我与妻发笑。结果我们发现我们精神焕发,并无老迈疲弱之态,总共与我们相聚了三个下午。好在所居旅馆恰在我家附近的南公园大道上,来往步行,非常方便。他们在纽约共停留了5天,早晨出外,照

从档案记载中得知,雷海宗当时竟婉拒了这次极为难得的赴美机会。雷先生说学校正遭遇最困难时期,他这时候不能离开。档案还披露,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劝说雷海宗接受邀请,也没能成功。此外,资先生还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有关袁同礼的档案。那是“抗战时期袁同礼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洛氏基金会大量通信,都是关于支持中国图书的项目的建议,赖(袁)先生之力,争取到洛氏基金会资助中国选派人员出国学习图书馆专业和邀请国外专家来讲学、购买急需的图书”等年度工作报告。

“特别是在胜利在望的1944年,袁先生就开始为恢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补偿战时的损失而做准备,为此积极呼吁国际援助,也卓有成效”。原来袁先生于抗战开始后,率

前年春节前,老公从花市搬回两盆“年货”,一盆紫红色的蝴蝶兰,一盆黄色斑点的大花蕙兰。当两盆喜气洋洋的鲜花,进驻我家客厅的一瞬间,家,立刻有了别样的喜庆。

三株蝴蝶兰组合在一个口径30厘米的木盆里,墨绿色的叶片间,抽出三枝长长的花茎,一群身着红衫的“蝴蝶”,错落有致地在花茎上翩然起舞。

房间另一头的大花蕙兰,一点也不示弱,娇艳的大花,耀眼地绽放于修长的绿叶间。看着它,我常常忍不住想,大花蕙兰那翠绿的花枝里,孕有宝石吧,不然,怎么会开出那么多璀璨的花儿?这花,一直洋洋洒洒地绽放了三个多月呢。

不用说,这个春节,全家人是在洋兰们炫目的舞蹈中度过的。做家务、看书、看电视间隙、外出归来,都要在这两盆兰花前流连——关上那扇世俗的门,静静地注视另一个世界里的花红叶绿。

近距离看蝴蝶兰,花瓣形如蝶翼,柱头上模拟昆虫的眉眼,简直惟妙惟肖,花姿,分明就是一只欲飞还休的蝴蝶。它是经过怎样的模仿、记忆和摸索,才把自己长得像

例游览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时报广场,并乘坐双层旅游车赴布碌仑区以及哈莱姆黑人区一转,下午就来我家。

我与妹妹回忆起我出国前的情况:母亲如何在与我告别后,哭泣出声,相信我再不会与她相聚(她于12年后逝世,我曾写了一篇《十二年游子的悲哀》在我编的纽约国际学生会会刊《VIEW》上作纪念);妹妹虽年仅14,已有许多时髦女友(一名温妮,一名凯蒂)介绍给我;她说当时许多大、中女学生着迷于我用令狐慧笔名所写的小说,都成为我的粉丝等等。如此谈话,真使我有隔世之感,妹妹也已达到80高龄,精神十足。看到她从一位14岁的妙龄女孩,变成我少年时所熟悉的长辈老太婆形象,很觉感伤。但她身体健壮,我看看坐在一旁的老妻,一阵心酸,我所心爱的蓓琪,当年曾经如何苗条美丽,今日也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自己说她的高身材已短了二寸。我在镜子里瞧见自己,满头白发,两眼下有了眼袋,身子已不挺直,出外行路必需扶手杖。我居美60余年,好似一忽儿就过去了。



细雨图 (中国画) 王柏生

领部分北京图书馆人员南迁,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与此同时,还以各种办法,向国外征集图书,尤其是通过美、英两国图书馆协会做这件事,并取得成效。除此之外,袁先生又在后方广为收集中日战时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献,终于使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成为日后北京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诚如资先生所说,“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中,大批知识精英恪守教育和学术领地,耕耘不辍,使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精华,靠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民族魂’的精神”。

前年春节前,老公从花市搬回两盆“年货”,一盆紫红色的蝴蝶兰,一盆黄色斑点的大花蕙兰。当两盆喜气洋洋的鲜花,进驻我家客厅的一瞬间,家,立刻有了别样的喜庆。

三株蝴蝶兰组合在一个口径30厘米的木盆里,墨绿色的叶片间,抽出三枝长长的花茎,一群身着红衫的“蝴蝶”,错落有致地在花茎上翩然起舞。

房间另一头的大花蕙兰,一点也不示弱,娇艳的大花,耀眼地绽放于修长的绿叶间。看着它,我常常忍不住想,大花蕙兰那翠绿的花枝里,孕有宝石吧,不然,怎么会开出那么多璀璨的花儿?这花,一直洋洋洒洒地绽放了三个多月呢。

不用说,这个春节,全家人是在洋兰们炫目的舞蹈中度过的。做家务、看书、看电视间隙、外出归来,都要在这两盆兰花前流连——关上那扇世俗的门,静静地注视另一个世界里的花红叶绿。

近距离看蝴蝶兰,花瓣形如蝶翼,柱头上模拟昆虫的眉眼,简直惟妙惟肖,花姿,分明就是一只欲飞还休的蝴蝶。它是经过怎样的模仿、记忆和摸索,才把自己长得像

的精神”,正是通过像雷海宗、袁同礼这样的个人行为彰显出来的。而雷、袁二人的这些史事,竟在海外档案馆中如遭“珠”被资先生“打捞”到,真让我们不胜感慨。

不知在海外档案馆中像这样的遗“珠”,究竟还有多少有待我们“打捞”?不过于今看来,窃以为我们眼下更应该“打捞”的,似乎还是在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显然早已“沉落”的如雷海宗、袁同礼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为“使文化得以赓续”的敬畏学术、尊重科学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应是真正的学人思想上乃至灵魂中的遗“珠”,“打捞”这样的遗“珠”,诚为当务之急。

一种蝴蝶的?长成这样,是为了吸引蝴蝶传粉,还是想要进行自我保护呢?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决不会是用来自娱悦人类。

大花蕙兰更有意思,花瓣分为内外两轮,外轮鲜黄色,内轮橘黄,最下方的一片花瓣,特化为唇瓣(似乎是个专业术语)。唇瓣的

层出不穷的“花招”

祁云枝

边缘上,布满了黑红色的斑点,配合柱头和花粉,远看,真像一只飞舞的蜜蜂,它还能散发出淡淡甜甜的香味。痴情的蜜蜂,会循着“异性”的香味而来,以为自己找到了梦中情人,结果免费为大花蕙兰做了一次媒婆。

我知道,兰花的IQ,在植物世界里是数一数二的,这真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话题。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兰花,从原产地南方热带雨林,一步步走向世界,走进我家,不仅凭借美丽的外表,还要仰仗智慧,甚至是不怎么厚道的生存计谋。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兰花居然以“招摇撞骗”求生存——“挂羊头卖狗肉”的蕙兰、玩仿真

“七月派”诗人朱健先生在《潇雨随笔》里,收录了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胡风这个名字……》,谈到了他与胡风的渊源关系以及胡风对他的创作和人生命运的影响。这篇文章也收进了那部具有文献和史料意义的大书《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之中。撇开朱健与胡风的关系不谈,我在这里要摘引出来的,是发生在朱健与老诗人徐迟之间的一点往来故事,可以作为徐迟先生编辑生涯里风谊一例。

1955年夏天,朱健因为胡风事件被捕入狱。一年之后,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一过,他在公安局的单身牢房里,居然可以读书看报和写诗了。自己本来就是无罪的,现在,“亲友故旧一定会为我在这场风暴中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或避之惟恐不及。那么,此日写诗,早日发表,便是自己为自己‘平反’以昭告天下、安众亲友之心的最佳方策。”于是,在1957年创刊不久的《诗刊》上,竟然堂堂正正地登出了署名“朱健”的诗作,而且还不止一次,用朱健的话说是,“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我的诗”。

更有意思的是,热情而敬业的编辑们大约认为发现了一位“诗坛新秀”,竟然不断地驰书询问作者的现状和过去,甚至连当时正担任着《诗刊》副主编(主编为老诗人臧克家)的诗人徐迟,也亲笔写信给这个“诗坛新秀”,表现了足够的热情和关心。“对此,我颇感为难,实在没有勇气挑明自己一年前还关在公安局,现在正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朱健说。但是又不能长久地隐瞒下去。于是,他略施小计,在回复徐迟的一封支支吾吾的书信里,“顺便”拜托徐迟找另一位诗人王亚平,帮助他打听一位老朋友的下落。不久就有了徐迟略含幽默的回信:“原来你不是新人而是老手,恕我眼拙了。”

“完全是善意和友谊,毫无芥蒂之意。”这是徐迟的回信给朱健留下的深刻感受。要知道,那时候人人对所谓“胡风分子”都是避之惟恐不及,生怕沾上一点点关系,甚至还有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检举揭发、落井下石的。果然,朱健推测,徐迟很快就“尝到了与胡风这个名字相联系的一枚吞不吐吐出的苦果”。因为不久他就又收到了徐迟的一封信,信里附着一个显然是从一张稿纸上裁下来的小纸条,上面明确地写道:“这完全是胡风到处有生活的谬论,作者……”云云。朱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诗刊》的别的编辑,对朱健寄给该刊的信中的几句话的“评点”或“按语”。如果照此生发开来,在当时的形势里,是足以使朱健重蹈囹圄的。徐迟也未必不会想到这个后果。但他可能是不为使朱健过于尴尬甚至可能产生新的恐慌,就只在信上淡淡地“提醒”了一句:“一位编辑提了这样的意见,供你参考。”

“参考什么呢?”朱健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势里,不仅朱健感到了尴尬,而且,徐迟的尴尬之状也可想见。于是,《诗刊》,请从此别!”朱健在回忆了这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后,由衷地写道:“今日重提此事,我仍然不能不感激徐迟的美意。他没有按照当时政治风尚,把这些‘材料’加‘按语’转到我所在单位的‘组织’,实在风谊可钦。”

而这件事,徐迟先生在世时,我曾笔录过他谈《诗刊》创刊前后的经过,以及他任职《诗刊》副主编的那段时间里的编辑经历,却从未听他谈起过。这可以说是又一种人格风谊吧。

的长瓣兜兰、变身“胡蜂小姐”的眉兰等等,我不清楚“花招”一词是不是这样来的,但来自于兰花层出不穷的花招,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瞧!兰花诱惑昆虫的手段,兰花的审美情趣和对于快乐的理解,和人类简直如出一辙。然而,当花儿在地球上现身时,人类还没有出现,周围更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对象,那么,花儿的这些心思和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家的蝴蝶兰和大花蕙兰,没有告诉我。

兰花的足智多谋和锲而不舍,的确为人类树立了奇异的榜样。我丝毫不怀疑,人类从这个星球上灭绝之后,兰花,还会长久地生存下去。这么想的时候,我甚至对我家的蝴蝶兰和大花蕙兰投去敬佩的目光。

梅特林克说:“如果人类用上我们花园里任何一朵小花显示的力量的一半,来消除痛苦、衰老、死亡之种种阴影,那么我们的际遇将与现状是多么的不同。”

我喜欢这句话,更喜欢,聪明绝顶的兰花。

十日谈

兰之恋

你若能认识兰花,真心爱它,苛养它,你就能从中领悟到人生哲学。

编辑风谊

徐鲁

